

新诗看台 永康日报·永康市作家协会主办
山川大药房友情协办

呖语清莲

□陈春萍

很多时候会莫名地幻想自己
是一棵沉睡了千年的莲
带着前身的记忆
在孤独中等待破壳而出

翻开泛黄的篇章
多想用禅坐莲台的优雅
只身留下纯粹的灵魂
梦回清莲
落落到红尘
磊磊落凡间

打开青青的荷叶祭场
最先唤起我记忆的是
荷叶上的泪珠
在腐朽与淤泥之中
用隐忍诠释纯洁
在红尘阡陌之上
用婀娜多姿
摇曳在时光里
而这一切与风月无关

从小荷初露的娇羞
到傲雪凌霜的孑然
用生命的体征解读
一生迥异的风骨
如烟往事
在唐诗宋词里放逐
在南朝北国中泼墨

多想在慢生活中
用丝绢包一撮好茶
掰开待放的花骨朵
采集月之精和花之魂
就为可以煮一壶清茶
洗清尘世中所有的浮华

烟水之湄荷花池畔
那撑着油纸伞的女子
从国画里走进了我的心事里
她无言地寂寞着
唯有把时光对莲的暖香
化作笔尖的诗行
结茧成绵绵的相思
用一枝清莲烙印千行

月光

□张清伟

我沿着李白铺开的一路诗卷
穿行在月光洒满的神州
去和历史上的诗人相遇
然后温一壶月光
一起啜饮人间的万种风情
月光啊
这世界上最温柔的心灯
高高挂在岁月的屋檐
照亮人类的爱情和乡愁
在醉意的梦境里
让我乘一轮月船
划过波光潋滟的江河
返回到古典诗词里居住



山川大药房
义丰号地址 望春东路86号
电话 0579-87830120 87126908
西站店地址 城北西路220号
电话 0579-87117752

山川坛印象记

□周晓栢

边取碗，用调羹挑一点猪油，一勺酱油，撒几颗葱花，那边盖子就好揭开了。用一把大漏勺快速的捞几下，晶莹剔透的小馄饨就连汤舀到了大碗里，小心翼翼地端到八仙桌，舀出一个馄饨，迫不及待地吹凉一点，先咬一点点试试烫不烫，若是不烫了，赶紧舀进嘴里，三下五除二就落肚了。倘有些心急的，不等馄饨凉了就吃的，馄饨在嘴里，太烫吃不了，吐掉又可惜，只能一边仰着头嘴里嚅嚅地吐着热气，一边用手不停地扇着。

小吃店里最让人感兴趣的是烤包子，烤包子的食材大多数是萝卜，也有南瓜。萝卜刨成丝，再剁碎，加盐巴调匀。另外剥些肉沫，加酱油放一边。和面的那位阿婆头发花白，总是穿着一件斜襟的蓝布衫子，挽着袖筒，好像就那么随意地揉几下，面粉就成了面团，搓成长条，左手将面条前后错下，右边手起刀落，切成一个个剂子，撒一层面粉，压瘪，擀面杖刷刷几下，面皮就出来了。舀一勺子馅儿进去，右手拇指食指中指快速捏和，薄皮包子就好了。包子的正中间夹一点酱油肉

儿时老家的三棵树

□散人

昨夜，一棵楸树和两棵杏树顽强地占据着我的梦境，葱郁挺拔。

那是我老家的三棵树，那是构成我童年记忆的三棵背景树。

楸树是一个地道的实力派，它不声不响地生长着，紧挨着院墙，不显山，不露水。树皮干燥爆裂，有着很强的皴涩之势，即便是手段高明的丹青妙手，恐也画不出如此皴涩的线条。楸树挺持着生铁似的枝条，树冠不算大，但有一股内在的铁质的浑劲，仿佛轻轻一敲，就会发出金属般的闷响。

楸树的花没有梧桐花那么大那么香，粉楚楚的，上面布满了血迹般的斑渍，样子很陈旧。我是不大喜欢楸树花的，好像也没有蜜蜂去采蜜。楸树花的花期也不长，落在地上的时候也没有人去注意，被人粗暴地踩在地上，弄得脏兮兮的，等待它的往往是一把大扫帚。扫堆了，往簸箕里一

揽，倒在粪堆上，便在也无人理会了。待到来年一开春，就被沤成肥，送到田里去了。

楸树的木质是很硬的，沉甸甸的，很瓷黑，黑沉沉的，一点都不张扬。楸木做的桌凳、门板人老几辈都用不坏。一棵树终极的结局是被粗暴地砍伐掉，我们家的楸树也不例外。它被砍倒的时候，身在数千里外的我梦见了它。

两棵杏树一棵挨着大门的院墙，一棵贴着灶房的墙角。贴着灶房墙角的那棵杏子很大，成熟的时候像蛋黄似的掉在地上，搽去浮土，轻轻一掰，香甜的果汁溅得人满脸都是。咬上一口，不软也不硬，甜丝丝的，受用极了。逢上好年份，黄灿灿的满满的一树，好看极了，老远就能闻见香味。挨着大门的院墙的那一棵，味道和它比起来就差得很远了。成熟得很迟，不

蜕变

□黄素霞

“砥砺奋进的五年”，看见这个题目，我不禁想起一位朋友。要说这五年的改变，最大的莫过于他，可以用蜕变来形容。

“那时候，一间半屋子住四个人。我夫妻俩带着小女儿睡大床，大女儿谁小床，中间再放一张吃饭用的桌子……啧啧，人都走不过去。”说起五年前，朋友是一脸的无奈。五年前，他老婆挺着大肚子在医院待产二胎。他在病房后面阳台徘徊了两小时，抽了两包烟，愁啊。没钱交费，又不敢让老婆知道。本来就是近四十的高龄产妇了，一个激动那后果不敢想象。

家里大女儿上初中，老婆因为年龄关系，从发现怀孕开始就辞职在家休养。而他自己投机取巧，倒买倒卖，几经折腾最后落得给人当保安度日的份。一家三口加上未出世的二娃就靠他一个月两千来块的工资维持生计，真的是勉强度日了。

眼看着预产期越来越近，他跟几个同事打好了招呼，等到发工资的时候都支援一下。谁曾想，这二娃却不明白他的难处，提前发动，离

发工资还有十多天，这下可真的难坏了我朋友。更糟糕的是医生一检查后说：你这个指标不好，得剖腹。好嘛，雪上加霜了。“那一刻我真的连偷呀抢呀卖血卖肾的想法都冒出来了……唉，五千块住院费，借了五个人才凑齐。”

我忍不住抬头看他的房子，崭新的五层半房子。一楼两间店面租给别人开了个小超市，二三四楼租给在附近务工的人居住，五楼和阁楼装修豪华，留给自己家住。看着这样的格局，如果不是当年去过他家里，怎么能想像得到他们一家，五年前还在那样一个逼仄狭窄又阴暗的房间里蜗居呢。卫生间挨着厨房，没有排风设备，做饭的时候就不可以上洗手间，怕气味污染了厨房。一旦进了家门就得找个地方坐下，不然就会阻碍别人通行。

近几年，村里进行新农村改造，老房置换加人口审批，他家一下子有了120平米宅地基。加上近几年的征地补贴和各种扶持政策，朋友重新出发，与人合伙开了家公司。家境不是变好这一个词可以形容，与五年前简直不

上去，这才是最最让人垂涎欲滴的。烤包子的锅是口平底的大铁锅，包子沿着锅边整整齐齐地排放好，稍微烤一下，加点水，盖上盖子，等锅里的水差不多干了，就用一把猪毛刷，在一个放着猪油的陶瓷罐子里蘸一下，然后快速地在每个包子上刷过，这时候锅里就会传出来‘刺啦啦’的响声，伴随着猪油萝卜面皮的香气。又盖上盖子焖一会，当锅里里不再传来响声的时候，烤包子终于熟了。

五个烤包子，一碗小馄饨，这是生病时候才会有有的待遇。

黄头阿亮，驼背卖票；

饭钵沿，揉麦面这里都是敬老院。

山川坛人应该都还记得这几句顺口溜吧。



但不太甜，而且嚼在嘴里像炒面一样，糠兮兮的，一点也不好吃。要不是其它的杏子都败了，谁也懒得吃它。

杏花开得很早，三月里就开了。花瓣看起来跟梅花一模一样，只是颜色浅了些。杏花是很有些招惹蜜蜂的本领的，它的花蜜香甜，糖份也足，颜色也妖冶，蜜蜂蝴蝶不来才怪。杏花开的时候霜冻还随时都可能来，一遭霜冻，满树的花就全蔫了。“一树花，半树果”，说的就是杏花。杏子从花蕊里一露头，小孩子就开始馋了，但我家的两棵杏树都挺高，树冠像两个大草垛，稳稳地掉在半空里，我们只有望杏止馋的份。

一棵树长大了，长壮了，都不是好事。我们家的两棵杏树不可避免被伐掉了，做了个很大的案板，掏了一个木质的木勺，还做了两个圆架。

可同日而语。

“说实话，现在我就是啥也不干，这日子过得也是衣食无忧，吃穿不愁。但是咱永康人可不是闲得住的。”朋友送我出门时说。据说他还参加了一些志愿组织，做一些公益活动。

看看朋友从容淡定又一副豪爽大气的神情，我心有感慨，这五年改变的可不仅仅是他的物质生活，还将他从一个英雄气短，几乎钻进钱眼里的市井小民变成了心怀宽广的默默为社会做着奉献的人。

而他的五年的改变，都基于永康五年间的发展变化。正是城市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造就无数个像我的朋友那样的家庭，他们是永康砥砺奋进的直接获益者，也是见证人。

